

通志堂集

通志堂集卷十三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序

名家絕句鈔序

夫園流千頃雞犀劃而中分靈岳三成負屨開而  
獨擘吳淞之水并剪雙栽崑岫之瑤昆刀縷切隻  
轆濺揚家之淚自爾溫磨半鬢窺徐后之妝居然  
掠削團圞三五乍看新月宜人爛熳千行時或殘  
英照眼靡不寶文鱗之單翼珍赤鯉之片鱗物既

有之並以偏隅擅勝文亦宜爾自應斷句專長也  
然則陽春渌水締構差同子夜前溪體裁相類較  
之易水兩言之製大風三疊之章機上盤中迴旋  
隱互焦卿秦女颯沓縱橫似猶鳧鶴之異短長不  
啻馬牛之殊逆順而乃同收樂府狎處詞壇涇渭  
可以不分涪漢於焉相混蓋古人言以足志聲律  
不以爲程情見乎辭字句非其所限流泉鳴咽行  
止隨時天籟噫噓洪纖應節無律體之可稱何絕  
句之能準乎自夫沈宋連鑣斲雕破撲高岑繼軌

毀瓦爲方則有沈香傾妃子之杯畫屏下女伶之  
拜仲初新體並詠宮中少伯悲吟都由塞上柘枝  
蠻舞鼓腰魂斷流官楊柳妍詞笏面神飛節使惱  
鄜州之從事何物紅兒悲蜀國之夫人當年白帝  
固不獨義山詠史諷託情深抑豈惟杜牧閒愁風  
流調逸邇來作者代不乏人始則蒐討於洪公繼  
復校讎於趙氏觀斯止矣可略言焉獨有明起元  
宋之衰 昭代際唐虞之盛洪河岱岳旣瀕洞而  
驚神拳石偃松亦留連而動目短章片什可喜可

觀至乃鶴裘客婦裂長笛於五湖烏犍佯狂墊角  
巾於三泖四傑之爭芳蘭蕙月死珠傷七子之互  
有薰蕕水清石見謝山人鄴下琵琶徐博士揚州  
烟月崑崙兀冪不減白蓑青笠之游蒙叟幽憂可  
憐紅豆碧梧之句堯峰山麓蹋歌舊有汪倫歷下  
亭隅觴詠風推王令並可以發揮雅頌領袖風騷  
迷穀之華四照煒煒欲浮版桐之圃九層嶢嶢直  
上顧以簡編雜沓載重牛腰後學糝糊情驚鼠嚇  
於是杜陵蔣詡宣埽徑餘閒吳郡顧榮茂揮扇多

暇適逢吳札乍返延州

漢

遂相與研露晨書然糠

暝寫擷兩朝之芳潤掇數氏之菁英凡若干篇都  
爲一集按新詞於菊部磊磊敲珠奏麗曲於芍闌  
聲聲戛玉若彼文犀翠羽揀自金盤因而合組纂  
綦織成璇錦藏之祕帳頓令更得異書懸彼國門  
定是難增一字某技媿雕蟲識慙窺豹入賈胡之  
肆目炫琳琅游廣樂之庭夢迷閭闔驚看妙選懸  
冰鑑而呈形快覩雅裁銜燭陰而照夜自此南山  
望雪何妨意盡終篇抑令東海熬波不憚應聲成

韻循環在手似獲靈珠吟諷忘疲如探束錦爰題  
簡首載以蕪詞擬玄晏先生之筆非所敢居誦昭  
明太子之編實緣多幸爾

淶水亭讌集詩序

清川華薄恒寄興於名流綵筆瑤笈每留情於勝  
賞是以莊周曠達多濠濮之寓言宋玉風流遊江  
湘而託諷文選樓中攬秀無非鮑謝珠璣孝王園  
內搴芳悉屬鄒枚黼黻予家象近魁三天臨尺五  
牆依繡堞雲影周遭門俯銀塘烟波滉漾蛟潭霧

盡晴分太液池光鶴渚秋清翠寫景山峰色雲興  
霞蔚芙蓉映碧葉田田鴈宿鳧栖稔稻動香風冉  
冉設有乘槎使至還同河漢之臯儻聞鼓枻歌來  
便是滄浪之澳若使坐對亭前潑水俱生泛宅之  
思閒觀檻外清漣自動浮家之想何況僕本恨人  
我心匪石者乎間嘗縱覽芸編每歎石家庭樹不  
見珊瑚趙氏樓臺難尋玳瑁又疑此地田栽白璧  
何以人稱擊筑之鄉臺起黃金奚爲盡說悲歌之  
地偶聽玉泉嗚咽非無舊日之聲時看妝閣淒涼



不似當年之色此浮生若夢昔賢於以興懷勝地  
不常曩哲因而增感王將軍蘭亭脩禊悲陳迹於  
俯仰今古同情李供奉瓊筵坐花慨過客之光陰  
後先一轍但逢有酒開尊何須北海偶遇良辰雅  
集即是西園矣且今日芝蘭滿座客盡凌雲竹葉  
飛觴才皆夢雨當爲刻燭請各賦詩寧拘五字七  
言不論長篇短製無取鋪張學海所期抒寫性情  
云爾

賀人婚序

橋填烏鵲停梭傳天上雙星門列鴛鴦挾瑟豔人  
間三婦熒熒碧月玉鏡臨臺擾擾綠雲珠簾動幌  
譜素簫於嶺上豈有他歟解鄭珮於江臯方斯盛  
矣東家某子芙蓉秋藻楊柳春姿臨琪樹於崔生  
照玉山於裴叔紀瑜逸藻青鏤投懷江令高情綵  
毫入夢才擅枯珠之岸緣成種玉之田青鎖窺窗  
香染尚書之宅紅綃繫幔絲牽宰相之樓覓杵白  
於玄霜得靈犀於綵翼於是雀屏夜啓鴛帳晨開  
旭日初升方當眞贄曉霞未爛早賦催妝爭縈潘

岳之車輕颺弱袂顧盼王濛之鏡重整新冠百子  
催鋪七香待駕路焚石葉攜來紅淚之壺臺照環  
榴看挂火齊之釧流蘇四角垂錦帶於中心羅繡  
雙纏繫朱絲於上腕正安抹額反插搔頭繁休伯  
之定情相於永結賈公閨之聯句歎息應知莞蕩  
橫陳麗三星於洞戶葳蕤淺閉對滿月於高樓況  
復七月初還五雲方現紋漆弱線可知緣結今生漏  
永銀壺幸值籌長此夜鳳皇應律自識陽迴鶻旦  
銷聲無憂天曙僕燕賀未能鳳占有慶美人公子

寧代董生却扇之詞名士傾城庶同曹植感婚之  
賦聊疏短引用佐美談云爾

記

石鼓記

予每過成均徘徊石鼓間輒竦然起敬曰此三代  
法物之僅存者遠方儒生或未多見身在輦轂時  
時摩挲其下豈非至幸惜其至唐始顯而遂致疑  
議之紛紛也元和志云石鼓在鳳翔府天興縣南  
二十里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于岐陽之事而

字用大篆則史籀之所爲作也自正觀中蘇勉始誌其事而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李嗣真張懷瓘韋蘇州韓昌黎諸公並稱其古妙無異議者迨歐陽文忠則疑自周宣至宋垂二千年理難獨存夫岫嶁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遠尚在人間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則疑爲成王之物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而宣王未必遠狩豐西今蒐岐遺鼓旣無經傳明文而帝王轍迹可西可東此不足疑二也至溫彥威馬定國劉仁本皆疑爲後周文帝所

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故爾按古  
來能書如斯冰邕瑗無不著名豈有能書若此而  
不名乎況其詞尤非後周人口語蘇李虞褚歐陽  
近在唐初亦不遽爾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鄭夾  
漈王順伯皆疑五季之後鼓亡其一雖經補入未  
知真僞然向傅師早有跋云數內第十鼓不類訪  
之民間得一鼓字半缺者較驗甚真乃易置以足  
其數此不足疑四也鄭復疑靖康之變未知何在  
王復疑世傳北去棄之濟河嘗考虞伯生嘗有記

云金人徙鼓而北藏於王宣撫宅迨集言於時宰  
乃得移置國學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斷然從元  
和志之說而并以幸其俱存無僞焉嘗歎三代文  
字經秦火後至數千百年雖尊彝鼎敦之器出於  
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苟有款識文字學者尚  
當寶惜而稽攷之況石鼓爲帝王之文列膠庠之  
內豈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竒異之玩者哉謹記  
其由來以告夫世之嗜古者

書

上座主徐健菴先生書

某以詮才末學年未弱冠出應科舉之試不意獲  
受知於鉅公大人廁名賢書榜發之日隨諸生後  
端拜堂下仰瞻風采心神肅然既而屢賜延接引  
之函丈之側溫溫乎其貌諄諄乎其訓詞又如日  
坐春風令人神懌由是入而告於親曰吾幸得師  
矣出而告於友曰吾幸得師矣即夢寐之間欣欣  
私喜曰吾真得師矣夫師豈易言哉古人重在三  
之誼並之於君親言親生之師成之君用而行之



其恩義一也然某竊謂師道至今日亦稍雜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師今之患患人知有師而究不知有師夫師者以學術爲吾師也以文章爲吾師也以道德爲吾師也今之人謾曰師耳師耳於塾則有師於郡縣長吏則有師於鄉試之舉主則有師於省試之舉主則有師甚而權勢祿位之所在則亦有師進而問所謂學術也文章也道德也弟子固不以是求之師師亦不以是求之弟子然則師之爲師將厯厯在奉羔贄雁納履執杖之文也

哉洙泗以上無論已唐必有昌黎而後李翱皇甫  
湜輩肯事之爲師宋必有程朱而後楊時游酢黃  
幹輩肯事之爲師夫學術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  
者得其一已可以爲師今先生不止得其一也文  
章不遜於昌黎學術道德必本於洛閩固兼舉其  
三矣而又爲某鄉試之舉主是爲師之道無乎不  
備而某能不沾沾自喜乎先生每進諸弟子於庭  
示之以六經之微旨潤之以諸子百家之芬芳且  
勉以立身行己之誼一日進誨某曰爲臣貴有勿

欺之忠某退而自思以爲少年新進未有官守勿  
欺在心何裨於用先生何乃以責某也及退而讀  
史宋寇準年十九登第時崇尚老成罷遣年少者  
或教之增年準不肯曰吾初進取何敢欺君又晏  
殊童年召試見試題曰臣曾有作乞別命題雖易  
構文不敢欺君然後知所謂勿欺者隨地可以自  
盡先生固因某之少年新進而親切誨之也某即  
愚不肖敢不厚自砥礪奮發以庶幾無負大君子  
之教育哉承示宋元諸家經解俱時師所未見某

當曉夜窮研以副明訓其餘諸書尚望次第以授  
俾得卒業焉

與顧梁汾書

扈蹕遠征遠離知己君留北闕僕逐南雲似蝨  
之初分如珪璋之乍判柳青青於客舍魂惻惻於  
河梁繾綣之情兄固有之弟亦何能不爾也惟是  
登封大典曠代希逢趨馬微勞臣職已定老父艾  
年尚勤于役渺予小子敢憚前驅況復王道蕩平  
非同九折天清氣朗時值三秋風伯驅塵雨師灑

路千乘萬騎馳驟風飈豹轟蜺旌蔽虧日月雲門  
宛轉與鴈唳而俱聞鏡吹悠揚隨漁歌以互荅黃  
華分翠鳳之香紫蓼映紅雲之麗僕手攜湘管身  
佩吳刀隨昌寓以侍衣偕方明而夾轂日覩龍  
顏之近時親天語之溫臣子光榮於斯至矣雖  
霜花點鬢時冒朝寒星影入懷長棲暮草然但覺  
其歡欣亦竟忘其勞勩也若夫登岱宗之絕頂齊  
魯皆青涉河濟之波濤魚龍可狎金泥玉檢秦篆  
依然瓠子宣房漢歌不遠指匹練而吳趨在望乘

枯槎而銀漢可通此亦宇宙之神臯河山之奧室也雖無才藻頗有賦心旣而自念身在屬車豹尾之中名屬綴衣虎賁之列尚敢與文學侍從鋪羽獵而敘長揚也乎至於鐵鎖橫江金焦轟日倚妙高之臺畔訪瘞鶴之遺蹤瓜步雄風神鴉社鼓揚州逸興坐月吹簫聽六代之鐘聲半沈流水望三山之雲影時動褰裳此亦可以興弔古之思發遊仙之夢者矣更有鶴林舊剎甘露精藍近海岳之幽偏多老顛之遺墨零縑斷素雖不可求辭碣牛

磨時有可問此又僕所徘徊慨慕而不自已者也  
及夫楚樹連雲吳舫泊岸牙檣錦纜覺魚鳥之親  
人青憶碧油喜風花之媚客梁溪幾曲無異鑑湖  
虎阜一拳依稀靈岫千章嘉樹戶戶平泉一領綠  
蓑行行西塞品名泉於蕭寺聽鳥語於花溪昔人  
所云茂林脩竹清流激湍者向於圖牒見之今以  
耳目親之矣且其土壤之美風俗之醇季札遺風  
人多揖讓言偃故里士盡風流稻蟹尊鱸頗堪悅  
口渚茶野釀實足銷憂而況林屋龍峰布颿不斷

金閭錫嶺蘭檝可通侍絳帳於崑岡結芳鄰於吾  
子平生師友盡在茲邦左挹洪厓右拍浮丘此僕  
來生之夙願昔夢之常依者也夫蘇軾忘歸思買  
田於陽羨舜欽淪放得築室於滄浪人各有情不  
能相強使得爲清時之賀監放浪江湖亦何必學  
漢室之東方浮沈金馬乎儻異日者脫屣宦塗拂  
衣委巷漁莊蟹舍足我生涯藥臼茶鐺銷茲歲月  
臯橋作客石屋稱農恒抱影於林泉遂忘情於軒  
冕是吾願也然而不敢必也悠悠此心惟子知之



故爲子言之北風多厲千萬眠食自愛

與韓元少書

僕幼習科舉業即時時竊喜爲古文詞然不敢令師友見也今幸出大匠之門且與足下爲同年友當古學振興之日人思自奮僕亦妄希著述以正有道而作者林林浩乎淵海才單力弱綆短汲深尚同彭祖之觀井惴惴惟恐失墜而足下遽欲引之於十洲三島之間以問五城十二樓之勝其可得哉惶恐惶恐至所商明文選僕頗得其梗槩敢

爲足下陳之明之爲代近接宋元則明之爲學亦  
直承宋元諸儒之學三百年間追蹤大家者約略  
得數人焉宋潛溪經學醇正故文有根柢春容大  
雅無蹶張叫囂之氣自成清廟明堂之音雖梵宇  
琳宮多其碑碣竺書道笈無所不收偶或牽率應  
酬尚少持擇然不足爲之病也方遜志如黃河天  
落直瀉萬里而風激湍迴正復淪漣綺灑是子瞻  
之後身也至其不磨之氣節涌現行墨間又與文  
山疊山頡頏矣楊東里平澹之中饒有妙味朱弦

疏越一唱三歎颯颯乎多古意也當時仁宗最喜  
永叔文字而東里似之主臣一德髣髴可見王伯  
安以天縱之奇才加心學之獨得故其爲文如昆  
刀之切玉快馬之斫陣爲天地間第一種快文即  
其論學有偏然而文自單行功斯不朽矣王遵巖  
學南豐經術之氣溢於楮墨寧迂而不徑寧拙而  
不巧如入宗廟庠序所見無非瑚璉簠簋也歸震  
川之文源本性靈取材經史淘汰之功良爲心苦  
柳宗元云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似足當之雖斤斤

繩尺而當其得意時正復汪洋恣故不得病其  
尺幅之狹耳唐荆川如大鵬培風游龍戲海力量  
氣魄迥異尋常世間無物可以天闕之者至其文  
多偶比是學昌黎原道原毀之文而尚少變化錢  
牧齋腹笥既富文筆又長援古證今每發一端便  
如餅水瀉地迸注分流惟深錮於朋黨之見或有  
失實而其爲璫禍諸君子誌傳之文淋漓感慨足  
裨史乘然亦病其雜矣大抵弘正以前皆無意爲  
古文者也以其學問之餘溢爲鴻章巨製嘉隆以

通志卷之三  
來有意爲古文者也波瀾馳騁遠逼古人而未免  
有規摹之迹他如劉青田王子充之雅潔李崆峒  
之雄古羅圭峰之僻澀羅念菴之醇茂趙浚谷之  
蒼莽王弇州之瑰竒雖非大家嫡系亦文壇之雄  
霸也自此以外檜後無譏焉愚見如此足下以爲  
然否幸進而教我

與梁藥亭書

僕少知操觚即愛花間致語以其言情入微且音  
調鏗鏘自然協律唐詩非不整齊工麗然置之紅

牙銀撥間未免病其版摺矣從來苦無善選惟花  
間與中興絕妙詞差能蘊藉自草堂詞統諸選出  
爲世膾炙便陳陳相因不意銅仙金掌中竟有塵  
羹塗飯而俗人動以當行本色謂之能不齒冷哉  
近得朱錫鬯詞綜一選可稱善本聞錫鬯所收詞  
集凡百六十餘種網羅之博鑑別之精真不易及  
然愚意以爲吾人選書不必務博專取精詣傑出  
之彥盡其所長使其精神風致涌現於楮墨之間  
每選一家雖多取至什至伯無厭其餘諸家不妨

竟以黃茅白草槩從芟薙青瑣綠疏間粉黛三千  
然得飛燕玉環其餘顏色如土矣天下惟物之尤  
者斷不可放過耳江瑤柱入口而復咀嚼鮑魚馬  
肝有何味哉僕意欲有選如北宋之周清真蘇子  
瞻晏叔原張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賀方回南宋之  
姜堯章辛幼安史邦卿高賓王程鉅夫陸務觀吳  
君持王聖與張叔夏諸人多取其詞彙爲一集餘  
則取其詞之至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見也不知  
足下樂與我同事否有暇及此否處雀喧鳩鬧之

場而肯爲此冷澹生活亦韻事也望之望之

與某上人書

昨見過時天氣甚佳茗椀熏爐清談竟日頗以爲樂今便不可得已承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令僕參取時即下一轉語曰萬法歸一一仍歸萬此僕實有所見非口頭禪也上人心有不契不復作答僕亦畏豐干饒舌默然而退旣而思韓昌黎性喜闢佛然而凡爲諸上人作序必告之以吾儒之理亦以竺氏之教雖非而其徒皆吾萬物一體中人



也何忍竟擯而不與之言僕何人哉敢與昌黎比  
然而既與上人交則極欲上人之共知此理猶如  
人得美飲食而不與一父之子同享之豈情也哉  
自有天地以來有理即有數數起於一一與一對  
而爲二二積而成萬凡二便可見一便不可見故  
乾坤也陰陽也寒暑也晝夜也呼噏也皆可見者  
也一者何太極也欲指一物以爲太極即伏羲文  
王周公孔子之聖亦有所不能故周子曰無極而  
太極此無上妙諦也吾儒太極之理在物物之中

則知一之爲一即在萬法之中竺氏亦知有所爲太極者彼誤認太極爲一物而其教又主於空諸所有故并欲舉太極而空之所以有一歸何處之語不知物物具一太極一即在萬法中竺氏求空而反滯於有不如吾道之物物皆實而聲臭俱冥仍不礙於空也黃面瞿曇定不河漢吾言上人亦能再下一語否

通志堂集卷十三

通志堂集卷十四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雜文

萬年一統頌

有序

恭惟

皇帝陛下神凝得一學懋通三建八柱於天樞張  
四維於地絡固已德隆宙始功煥乾金者矣至如  
敬

天深欽若之心法

祖大配京之烈龍驤奮武紹智勇於商湯虎觀讎  
經接心源於羲易

聖孝之侍膳問安無間

皇慈之訓儲毓德尤勤莫非萬善咸該一中獨運  
故能萬邦和協而四海永清者也猶恐精一危微  
史冊有難詳之粹美聖神文武廷臣多未悉之載  
颺臣曰侍螭坳親依黼座遊街衢而鼓腹比葵  
藿以傾心白鳥棲周圍之中飲和既久青藜託堯  
階之上霑澤惟多扈從之餘見聞無非至理趨鏘

之下紀述已積名言敢爲擊壤之歌用伸天保之  
祝識同螢爝寧有見於曦舒才極涓埃曾何加於  
海岳第櫜馬戀主自知盈缶之誠而梧鳳鳴時聊  
卜過曆之瑞云爾頌曰

巍巍惟天穆穆惟

皇帝力何有有此萬方有風有雨有日月光休茲  
皞皞澹然以忘萬年一統世躋羲黃天祚有清萬  
方頌聖譬彼觀天在衡齊政譬彼測海蠡智私逞  
康衢之謠輶軒無斲臣師其意對揚 休命天眷

在

帝

帝益虔虔陶匏彙秸匪直郊壇亦臨亦保舉念皆  
天懷柔百神爰及竺乾面稽昭格靈貺殷闡猗與  
那與世有濬哲紹庭上下無競維烈開創守成同  
塗合轍萬物作覩纘承不輟昭克配功萬世是揭  
念典于學遜志時敏樂此不疲廣覽博引理學洙  
泗異端無躋勤若儒生五夜功準況 天縱資一  
覽而盡問夜辨色寒暑視朝 天顏龍表雲日則

堯委裘垂筮政簡科條惟廉與法以肅百僚無漢  
雜霸邁周誦釗勤政之後孝奉

兩宮問安侍膳尊養必躬

天子而孝其德彌弘而又齋遯以時謁 陵六飛  
屢駕感慕遺弓重茲國本 元良慶衍毓德少陽  
承華乃踐慎簡名臣諭道以善鮑魚必除邪蒿弗  
薦禮樂詩書

聖訓不倦鯨鯢橫海楔猱載塗不思報德恣其嘯  
呼爰飛金矢張我天弧

皇威所暨，拉朽摧枯。山無伏莽，海不揚波。加以文治臨雍，講學辟水。環橋陳經，揚摧絕域。從師虎賁，磨琢四海。弦歌九州，禮樂一道。同風羣歸，被濯憂勞。萬姓罔或宴安，翠華所至，親問閭閻。民依軫念，知悉艱難。搏節愛養，財貨無殫。九年之蓄，式是周官。於鑠放勳，昭茲萬世。聲教四敷，下蟠上際。民時雍哉。堯曰：治未小，臣何幸。亦是悠憩，沐澤霑渥。臣節自勵，何以事君。曰：忠與愛暨，清慎勤以效感戴。踴躍歡欣，頌其梗槩。



帝德如天治隆三代壽祚悠長萬有千載

忠孝二箴

有序

竊惟含齒戴髮之倫罔不知有君親而生成高厚  
在某更有不同者肉食錦衣朱輪華轂出自襁褓  
至於弱壯承恩席寵溢分逾涯而悠悠歲月罔知  
報稱朝夜興思怵惕靡安夫蒼穹之高非蟲豸所  
能感春暉之煦非寸草所能荅然而犬馬之誠烏  
鳥之私有不能自己者敬賦二箴書之座右庶幾  
出入觀覽云

濟濟羣工盈盈朝列獨臣卑微瞻天近日綴衣趣  
馬俾之供職長楊五柞豹尾龍脊晷刻無離時呼  
在側爾髮爾膚咸帝之德爾食爾衣咸帝之澤恩  
之渥矣真同罔極葵思傾陽馬思竭力曾是有知  
不共朝夕脰踵可捐敬勤無忒

右忠箴

高門懸薄孰不有親藐予小子獨異等倫有怙有  
恃玉葉金莖鞠我育我早被華纓程母畫荻韋相  
傳經延師就塾望爾有成箕裘之業庶幾克承婉

兮變兮突弁如星有五勿琢恐墜家聲先師垂訓  
顯親揚名敢不黽勉無忝所生

右孝箴

易九六爻大衍數辨

易言理也而數有不通則無以明理何先儒亦似  
有味於數以昧於理者乎他不具論即如每卦六  
爻必分冠之曰九曰六先儒曰九爲老陽六爲老  
陰君子欲抑陰而扶陽故陽用極數陰用中數是  
說也予竊疑之夫陰陽天道豈徒用數而能抑之

扶之哉嘗深思而得之曰此無他天地之正數不  
過一二三四五之正數至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則  
各有所配非正數矣作易者每用正數故孔子曰  
參天兩地而倚數其參天不過一也三也五也而  
一與三與五非九乎其兩地不過二也四也而二  
與四非六乎此九六爲天地正數故可分冠於各  
爻若曰扶陽抑陰於分爻之義無取其昧於數者  
一也又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曰數  
所賴者五十又曰非數而數以之成是說也予尤

疑之夫數貴一定而曰所賴五十非數而數不大  
誕繆哉嘗深思而斷之曰此脫文也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數正五十  
有五故乾坤之策始終此數繫辭明曰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五十有五豈不顯然而何獨於此  
減其五數以另爲起例哉至於所用之數或曰除  
六虛言之引揲著爲證亦非也蓋數始於一終於  
五天道每祕其始終以神其消長故虛一與五以  
退藏於密則其用四十有九而已此後世遁甲之

術所由出也若曰除六虛於始終之義未明其昧於數者二也雖然亦謂其理當如是耳有不信者試爲焚香靜坐以深探之

詩名物騶虞辨

身爲大儒則毋務爲新奇之論如詩騶虞之爲仁獸其說舊矣獨賈誼新書本韓詩章句謂騶爲文王之囿名虞乃司獸之官後儒竟無有從之者歐陽文忠學博才鴻常力詆先儒穿鑿附會之非其立論不詖固粹然大儒也乃獨於新書有取焉謂

毛鄭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人多稱祥瑞亦無有以爲言不知其何物也於是直斷以無此義噫誤矣按山海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名曰騶牙即詩所謂騶虞也太公六韜淮南鴻烈皆云散宜生曾得騶虞以獻紂相如封禪書曰囿騶虞之珍禽徼麋鹿之怪獸又一見於瑞應圖一見於王會圖皆是物也張平子東京賦則曰囿林氏之騶虞何平叔景福殿賦則曰騶虞承獸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又羅

願爾雅翼以爲似馬王伯厚以爲騶吾騶牙騶虞一物也然則確證甚多安得謂無是物乎其他縱不可信而太公在毛鄭之前淮南相如山海經與毛同時比鄭爲先尚亦不足信乎乃知毛鄭之說不爲無據而歐公此論特未之詳攷耳吁是詩詞旨與序義相合較更明白似無待辨而吾獨惜文忠大儒乃有此誤也或亦其好新奇之過與

賦論

詩有六義賦居其一記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



一變而爲騷騷一變而爲賦屈原作賦二十五篇  
其原皆出於詩故離騷名經以其所出之本同也  
於時景差唐勒宋玉之徒相繼而作而原之同時  
大儒荀卿亦始著賦五篇原激乎忠愛故其辭纏  
絲而悱惻卿純乎道德故其辭簡潔而樸茂要之  
皆以羽翼乎經而與三百篇相爲表裏者也漢之  
興也名儒則有董仲舒賈誼兒寬司馬遷蕭望之  
揚雄劉向歆父子東京則有班固崔駰崔寔張衡  
蔡邕之徒多者至數十篇少者亦數篇而其最著

者曰司馬相如相如之詞雖稱侈麗閎衍失諷諭之義然攷之佚傳相如嘗受經於胡安蜀人多傳其業其功至與文翁等故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

地里志語

後世以俳優目相如之詞者非也班固書

稱枚臯善爲賦特以臯不通經術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媠黷貴幸僅比東方朔郭舍人而臯亦自言爲賦不如相如由此觀之則知相如之賦之所以獨工於千古者以其能本於經術故也其言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

可得而傳推相如之意蓋真有所謂不可傳者哉  
其可傳者侈麗闕衍之詞而不可傳者其賦之心  
也若能原本經術以上溯其所爲不傳之賦之心  
則所可傳者出矣經術之要莫過於三百篇以三  
百篇爲賦者屈原荀卿而下至於相如之徒是也  
以三百篇爲詩者蘇李而下至於晉魏六朝三唐  
以及於今之作者皆是也藝文志曰自孝武立樂  
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  
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則樂府

者又賦之變也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賦賦變而  
樂府樂府之流漫漫淫而爲詞曲而其變窮矣窮  
則必復之於經故能以六經持萬世文章之變即  
詩賦一道猶可以見賢人君子之用心若遂薄之  
爲雕蟲末技吾未見揚雄之法言太玄謂可直駕  
離騷而上之天下萬世可無法言太玄決不可無  
離騷法言太玄或有時可泯沒離騷決不可泯沒  
也愚按賦之心本一原而其體制遞換亦可縷數  
騷一也兩京之渾融博奧一也黃初以還及乎晉

宋之初潘陸孫許以雋雅爲宗南北朝以降顏鮑  
三謝以繁麗爲主蕭氏之君臣爭工月露徐庾之  
排調競美宮奩至唐例用試士而駢四儷六之習  
風雅之道於斯盡喪中世杜牧之輩始推陳出新  
更爲竒肆實以開宋人恣漫無紀極之風而賦之  
體又窮矣本賦之心正賦之體吾謂非盡出於三  
百篇不可也

原詩

世道江河動成積習風雅之道而有高髻廣額之

憂十年前之詩人皆唐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宋近年來之詩人皆宋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唐萬戶同聲千車一轍其始亦因一二聰明才智之士深惡積習欲闢新機意見孤行排衆獨出而一時附和之家吠聲四起善者爲新豐之雞犬不善者爲鮑老之衣冠向之意見孤行排衆獨出者又成積習矣蓋俗學無基迎風欲仆隨踵而立故其於詩也如矮子觀場隨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寧不悲哉有客問詩於予者曰學唐優乎學宋優乎予

曰子無問唐也宋也亦問子之詩安在耳書曰詩  
言志虞摯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此爲詩之本也  
未聞有臨摹倣倣之習也古詩稱陶謝而陶自有  
陶之詩謝自有謝之詩唐詩稱李杜而李自有李  
之詩杜自有杜之詩人必有好竒絕險伐山通道  
之事而後有謝詩人必有北窓高臥不肯折腰鄉  
里小兒之意而後有陶詩人必有流離道路每飯  
不忘君之心而後有杜詩人必有放浪江湖騎鯨  
捉月之氣而後有李詩近時龍眠錢飲先以能詩

稱有人譽其詩爲劔南飲光怒復譽之爲香山飲  
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譽之爲浣花飲光更大  
怒曰我自爲錢飲光之詩耳何浣花爲此雖狂言  
然不可謂不知詩之理也客曰然則詩可無師承  
乎曰何可無也杜老不云乎別裁僞體親風雅轉  
益多師是汝師凡騷雅以來皆汝師也今之爲唐  
爲宋者皆僞體也能別裁之而勿爲所誤則師承  
得矣作詩原

原書



予篤好書每謂書有天分而非盡關乎做做書有  
興會而不必出乎矜持傳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桓温欲似劉琨而琨婢以爲甚似而非予謂惟書  
亦然聚千百能書之人於此其筆跡無一同聚千  
百不能書之人於此其筆跡亦無一同使必出於  
同則千古書法止一右軍足矣即如右軍學衛夫  
人而究之衛自衛王自王臨蘭亭者亦各自見筆  
意也若銖而較寸而合豈復有真面目耶王紹宗  
曰我書每精心空思率意而成聞虞世南不臨摹

但被中畫肚我亦如之坡公云我書意造本無法  
蓋古人絕技必有神明所寓興會所觸動與天隨  
而不自知予每當筆硯精良時或無意中有得意  
之筆否則不但掣肘迫書即稍一勉強而愈作愈  
不佳程子所云作字須敬此亦儒者持心語而書  
法豈關此哉古之能書者或觀劔器或聽江聲或  
見蛇鬪此豈有書之事哉然而會心有在矣予嘗  
謂熟讀蒙莊即可悟作書之理悠悠千古解吾語  
者誰也予恐書家之涉做做矜持者有鸚哥驕秦

吉了之誚故作書原

擬設 東宮官屬謝表

康熙十五年月日臣等恭遇

皇上冊立 東宮特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  
等官以資輔導臣等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宮懸銀  
榜 長男題青石之書門啓銅扉 元良居白鶴  
之禁正重離之位玉冊金文命洵震之官銀章紫  
綬爰求博望之多才允入瀛洲之妙選慶流宗祏  
歡洽輿圖竊惟冢嫡所以繫人心儲闡所以貳宸

極是以帝王大典豫教爲先輔導得人宮僚爲重  
承華斯建必資羽翼之功崇賢旣開卽勤師傅之  
任不登嗜鮑引禮惟嚴旋賦釣鼇繩愆特峻晉重  
賀循之儒宗親受太子之拜漢尚桓榮之稽古羣  
看博士之尊溫嶠上侍臣補益之箴伯藥獻贊導  
嬉遊之諷未有九旗初建四友卽賓五勝夙嫺三  
長咸集如今日者也

陛下太室呈祥堯門啓瑞幼敏等於漢幄孝德邁  
於周門胥臣之荅文公端俟賢良之贊賈生之規

漢帝快瞻有道之長將君我而齒讓之惟先自長  
世而慈保之無盡亦有山濤作傅小輦稱榮劉寔  
爲師行高致譽於是斟酌隋唐之制增設輔導之  
貲一宮彈肅荅於王珉之書一時才賢讓諸王恭  
之表蕭傅風高於杜曲殊寵攸加竇嬰戚重於西  
京清秩斯顯遂使龍樓應制瞻馳道而從容鳳閣  
登英向蒼旂而賡拜五禮六樂無非毓性之方三  
德九功並是儲精之具豈直處瑤山而作詠見諸  
山海之經吹銅律以迎和得之太師之戶臣等媿

家丞之秋實鮮庶子之春華藻思難窺本乏卞蘭  
泉涌之讚盛德靡際惟矢樂人海潤之歌伏願  
天姿玉裕茂德川沈得保傅若二疏有賓客如四  
皓問安視膳克盡

兩宮之歡繼體重輪大慰兆民之望則千年少海  
之波光浮若鏡五色前星之曜氣蔚成珠矣

擬 御製大德景福頌賀表

康熙十六年月日臣等恭遇

皇上御製大德景福頌恭祝

太皇太后萬壽臣等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瑤池高  
宴白雲飛長樂之宮騫樹清歌玉霞映濯龍之殿  
青瞳白髮下金母於西池瓊珮仙琚聯婺光於南  
極集九重之慶君子惟祺進萬年之觴天顏有  
喜竊惟大電繞斗統闢壽丘瑤光貫虹慶流華渚  
吞神珠而誕禹暈辟月而生湯仰聖哲之降祥實  
隆慈之載育他若漢皇提三尺劔瑞啓昭靈唐宗  
成一統功美鍾神武各本讓善於天之義以展事  
親如帝之思然上和熹聖德之頌著述徒出史官

尊文明崇化之宮徽號空如文母未有兼祿位壽  
名之德致顯揚祝嘏之休煥彩蘭宮增華桂殿如  
今日者也

陛下仁孝性成尊養備至兩宮定省奉太任太妣  
之歡一德趨承竭文子文孫之力欽惟

太皇太后福懋三朝恩昭九有誠周方甸非止崇  
曳練之風機協圓靈不僅恃觀圖之識詒謀恭儉  
上掩漢京締造艱難爭光卽室猶念非景福咸備  
曷瞻四海之母儀惟大德在躬斯表九重之第祿



維時當陽春布澤之辰正寶婺騰輝之日 玉輿  
隨侍翟服齊班八千歲爲春秋孰比大椿之遐算  
三千年一花實誰似蟠桃之植根 親製卿雲晨  
露之詞恭上 南山萬壽之頌奏霓裳於大內如  
聆侍女之笙慶長寧之永年應送上元之酒烏飛  
可祝引彼虎賁之弓鴿放未央紀以金籠之數豈  
止奚斯頌魯燕喜來壽母之詩文考歌風思媚及  
周姜之婦 臣等內則粗窺陰教未諳學慚博物詎  
進張華女史之箴才謝天人敢效陳思姜嫄之頌

伏願道洽彤庭範垂椒寢啓賢啓聖龍棟盤於億  
齡母地母天燕璽寶於百世法宋家聖后號堯舜  
於女中追漢代賢妃習經典爲博士不須泰山進  
長生之枕授術神仙新垣刻延壽之栢迺休人主  
矣

書昌谷集後

嘗讀呂汲公杜詩年譜少陵詩首見於冬日雒城  
謁老子廟時爲開元辛巳杜年巳三十蓋晚成者  
也李長吉未及三十巳應玉樓之召若比少陵則

畢生無一詩矣然破錦囊中石破天驚卒與少陵  
同壽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殤一也優曇之華刹那  
一現靈椿之樹八千歲爲春秋豈計脩短哉

題米元章方圓菴碑

探河源者於星宿尋地脈者於崑崙書家之有鍾  
王詩家之有李杜其崑崙星宿也書至南宮而書  
之能事畢矣然南宮書從鍾王來詩至東坡而詩  
之能事畢矣然東坡詩從李杜出山谷云老杜之  
詩昌黎之文無一字無來歷處書猶是矣見近時

學蘇詩米字者不知其來歷而徑學蘇米且并不見蘇米而學夫學蘇米者之點畫與脣吻每況愈下久而彌失其真吁可慨也近有人自龍井得米元章方圓菴碑初搨示予其筆法瘦勁全學聖教序與俗所摹癡肥一種迥異學米者見之當知老顛來歷必不專專爲天馬賦伎倆矣

題董文敏秋林書屋圖

世之目文敏者動於巨然北苑內求之非是輒云僞此如畫竹林諸賢必寫其沈湎潦倒科頭袒背

之狀而不知山公啓事叔夜揮絃彼自有正笏端  
紳目送飛鴻時也此卷紅樹綠莎朱闌石砌頗極  
雅麗是文敏少年得意之筆以爲贗者乃見橐駝  
謂馬腫背也識者辨之

題文與可墨竹

讀東坡篔簹谷記便如有兔跚蛇腹之幹凌霄漢  
而出以爲與可之竹在是也觀與可之竹亦如見  
掀髯捫腹兔起鶻落之筆拂拂在叢篠間兩者俱  
有神遇知筆墨外別有事在矣京師苦無竹得此

幅挂壁恍身在瀟湘淇澳間也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知言哉

元旦帖子

黍谷陽回葭灰氣動車迎三素斗轉七星曉鶯傳  
第一新聲早識上林樹色江鯉破千層凍浪遙連  
太液波光句芒始屆東郊青帝旋居左个銷沈寒  
漏胥歸爆竹聲中綻洩春光先到梅花影裏於時  
青袍朝士金谷名流並簇辛盤爭燒甲煎舉尊前  
柏葉誇盛事於年年傳勝裏金花覽物華於處處

達夫常侍懷故鄉客鬻之篇摩詰詞臣賦元旦早  
朝之什莫不驚心歲膺屬望書雲至於鳥卜年豐  
蠶燒歲稔燕裁雙尾雞畫重晴當門並貼桃符委  
巷競稱椒頌爾乃對景物之更新傷華年之易逝  
醉屠蘇而耳熱撥商陸而心寒噫嘻庭除擁篲漫  
陳崔寔之書旃厦橫經空夢戴憑之席儻化工假  
我以歲月花鳥助我以文章庶幾日麗嚶鳴即待  
寸珠之照當此冰開魚曝可無尺素之移

端午帖子

節自天中時當夏仲五花施帳爭歌長命之詞重  
碧盈尊疊和延年之頌釵名玉燕兩兩斜飛辭繞  
朱絲雙雙並結捕鴟梟而作供惜鳩鵲之能言草  
是宜男共鬪五時之勝鏡呼天子相傳百鍊之金  
團扇鮫綃畫鳳文而繞戶赤符神印穿金鏤以垂  
門采朮浴蘭俗傳萬井觴蒲簪艾勝極千秋水躍  
丹魚廣澤鼓青龍之艦風高黃雀靈鷲迴彩鷁之  
帆哭曹女於婆娑弔屈平於湘漢旣望古而增慨  
遂即事以興懷於是接景光覩雲物可以處臺榭



而居高相與升山陵而眺遠翩躑羽扇挹清颺以  
俱來縹緲仙舟泛綠波而竟去我之懷矣眷言念  
之嗟乎勝事常存良辰難再孟嘗不作空餘木梗  
之悲胡廣旣生乃有葫蘆之棄回思往昔之陳陳  
勿使今茲之寂寂情有同乎樂可知矣

祭吳漢槎文

嗚呼我與子昔爰居爰處誰料倏忽死生異路自  
我別子子病雖遽款款話言歷歷衷素初謂奄旬  
尚可聚首俄然物化楊生左肘青溪落月臺城衰

柳哀計驚聞未知是否疇昔之夜元冕垂纓呼我  
永別號痛就醒非子也耶彷彿精靈我歸不聞子  
笑語聲子信死矣傳言是矣帷堂而哭寡妻弱子  
七十之母遠在故里返輒何日倚閭何俟嗟嗟蒼  
天何厚其才而嗇其遇亦孔艱哉弱齡克賦左馬  
右枚未題鴈塢先泣龍堆中郎朔方亭伯遼海蕭  
蕭寒吹荒荒破壘子窮過此二十四載凌雲欲奏  
狗監安在自我昔年邂逅梁谿子有死友非此而  
誰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

皇恩蕩蕩磅礴無垠  
阜帽歸來嗚咽露中  
我喜得子如驂之靳  
花間草堂月夕霜辰  
未幾思母翩然南棹  
憑艫發詠臨流垂釣  
舟還巨壑鶴歸華表  
朋舊全非容顏乍老  
中得子訊臥疴累月  
數寄尺書趣子遄發  
授館甫爾遂苦下泄  
兩月之間便成永訣  
自古才人易夭而貧  
黃金突兀白玉嶙峋  
以彼一日易我千春  
知子不願卓哉斯文  
子志未竟子勞已息  
有子與女塊然苦席  
言念交期慰爾管魄  
靈兮鑒之無嗟遠客  
尚饗

募建普同塋引

蓋聞惠必勞敷史著澤枯之德慈當下逮禮垂掩  
骼之文烟橫古冢騷人以此徘徊月隱北邙詞客  
緣斯愀愴詎必過橋公之墓始解迴車奚須上董  
相之墳方圖瀆酒蛇猶思報願酬魏顆於他年蟻  
尚銜恩敢讓宋郊於異日因塵不謬果報非虛舊  
有普同塋者屢經締構多歷歲年斂萬骨以同藪  
聚千骸而並坎人天共鑒庶免荒榛蔓草之悲魂  
魄咸依可無怪雨盲風之恨然而運逢歷劫積虵

何多人比恒沙陳根不少歎餅壘之已滿舍此安  
之嗟泉壤以難容逝將不免縱使付咸陽之烈燄  
灰燼堪憐假令投白馬之洪流漂浮足惜爰有沙  
門弘斯善願擬買松楸之隙地充彼牛眠欲求虞  
芮之閒田封茲馬鬣然而畫餅奚裨望梅曷補定  
藉檀施之樂助共成震旦之良因不揣芻蕘爲之  
乘韋嗟乎丹丘不到人間少換骨之方綠字無名  
海上乏返魂之術羸政之鮑魚空載園寢同歸茂  
陵之鶴駕終荒輻輳共盡茫茫絕壑難禁幽獨之

宵啼盲盲窮塵忍聽黎丘之夜哭但獲少施涓滴  
千秋鬱原氏之阡第令共損鎔銖萬鬼安滕公之  
室敢邀花雨仰庇慈雲

通志堂集卷十四